

阿诗玛

A Paper Collection of Ashima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scussion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Ashima Culture Series
阿诗玛文化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Chief Editor Zhao De-guang 赵德光 主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The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of Yunnan

阿诗玛文化丛书

阿诗玛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赵德光 主编

Ashima Culture Series

A Paper Collection of Ashima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scussion

Chief Editor Zhao De-guang

云南民族出版社

The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of Yunn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赵德光主编.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6. 7
(阿诗玛文化丛书 / 赵德光主编)
ISBN 7-5367-3456-5

I. 阿... II. 赵... III. 彝族—民族文化—云南省
— 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28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8810 号

责任编辑: 扎 给 张海英
责任校对: 岳明芬
封面绘图: 黄永玉
装帧设计: 岳 南

阿诗玛文化丛书 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赵德光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网 址: <http://www.ynbook.com>
电子邮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20.5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50.00 元
书 号: ISBN 7-5367-3456-5/G·774

总 序

长诗《阿诗玛》的整理出版和电影《阿诗玛》的发行放映，让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的民族走向世界，也让世界关注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文化、这个民族居住的环境——石林。长诗《阿诗玛》之所以那样引人注目，电影《阿诗玛》之所以那样熠熠生辉，大三弦之所以那样撼人心魄，《远方的客人请您留下来》之所以能久唱不衰，是因为彝族撒尼人灿烂的文化与石林独特的自然景观双重变奏的结果。没有石林就没有阿诗玛，没有阿诗玛就没有石林的韵味。

文化与景观如此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文化与景观结合能放射出如此绚丽的光芒，文化与景观双重变奏能产生如此美妙的乐章，显然不是一部长诗、一部电影、一首歌曲、一组舞蹈能发掘、能展示、能穷尽的，这仅仅是开始。从社会发展的工



具的变更、文明的更替、文化的演进来看，我们要发掘的东西更广、保护的内容更多、展示的空间更宽、发展的余地更大、创造的潜力更强。鉴于此，一些研究彝族撒尼文化的专家学者编纂了一套《阿诗玛文化丛书》，既有对发展历史的生动描述，也有对研究成果的高度概括，更有从发展的眼光、创造的视角来继承、转换、重构石林阿诗玛文化，以此来弘扬和光大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促进石林地区的发展、文明、进步、开放，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变迁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开拓和创新是人类不断进步的不竭动力。开拓要披荆斩棘，创新要推陈出新。愿有志者在披荆斩棘中开拓出一条道路来，在推陈出新中创新出一股动力来，使石林永远那么光彩照人，使阿诗玛永远那么魅力无穷。

是为序。

赵德光

2002年8月22日于石林



Preface

The collecting and collating of the long poem *Ashima* and the showing of the film *Ashima* has opened up the unique culture of the nationality before the eyes of the world. The world has found the nationality – Sani people of the Yi Nationality, and many scholars and people have focused their interests to the culture of the nationality and the surrounding of the nationality – the Stone Forest. Owing to the double variation of the splendid Sani Culture and the unique natural scenery of the Stone Forest, the long poem *Ashima*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the film *Ashima* has become popular, the big Sanxian (a three stringed plucked instrument) has cheered the heart of the people, and the song *Stay Here Friends Afar* has spread for so far and so long period of time. There will be no *Ashima* without the Stone Forest, the Stone Forest will have no meaning and romance





without Ashima.

The culture and the landscape have combined so flawles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ulture and the landscape has radiated such gorgeous light, the double variation of the culture and landscape has played such wonderful movement. A long poem, a film, a song or a dance can not explain or show or sing out such more, this is only a beginning. From the angle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hanging of the tools, the developing of the civilization, the evolving of the culture, we have more to explore, to protect, to show, to develop and to create. For these reasons, a number of scholars and experts who are studying the Sani culture of the Yi Nationality have edited a set of ***Ashima Culture Series***. The Series have described its history vividly, collected the studying theses completely. And from the angl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reation, carry on, transform, and reconstruct Ashima Culture of the Stone Forest, carry forward and develop the worthy national tradition culture,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ization and opening of the Stone Forest Areas. In the changing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to the modern culture, walk out a way of us own.

Opening up and creation are the endless motive of human being. Break through brambles and thorns to open up, weed through the old to bring forth the new. Hope those with lofty ideals open up a new way in break through brambles and thorns, create a force to make the Stone Forest so much brilliant forever, and to make ***Ashima*** so much fascinating forever.

These are to say forward.

Zhao Deguang

August 22, 2002 In Stone Forest



目 录

总 序	赵德光 (1)
记录长诗《阿诗玛》引起的随想	杨 放 (1)
《阿诗玛》的诞生	
——搜集整理《阿诗玛》50 年来的回顾	杨知勇 (8)
50 年后再忆《阿诗玛》长诗的搜集整理	刘 绮 (19)
关于《阿诗玛》产生年代的思考	李德君 (28)
《阿诗玛》之我见	乌 谷 (36)
《阿诗玛》在日本	[日本] 清水享 (43)
再论《阿诗玛》在日本	[日本] 西胁隆夫 (51)
论《阿诗玛》的社会历史背景	陶学良 (54)
《阿诗玛》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郭思九 (69)
论《阿诗玛》人物形象的塑造	左玉堂 (100)



论《阿诗玛》的艺术成就	多 思 (126)
《阿诗玛》的魅力	金 重 (161)
《阿诗玛》——文化人类学的一颗明珠	马绍云 (166)
从文坛走向神坛的“阿诗玛”	黄建明 (178)
“阿着底”新考	昂自明 (186)
试论《阿诗玛》中的地名词释义	毕志光 (202)
《阿诗玛》中的若干典故考释	王继超 王明贵 (224)
阿诗玛故乡在曲靖	
——从曲靖阿诗玛雕塑落成二十二周年说起	
.....	毕志峰 (233)
阿诗玛与阿黑关系探析	李红昌 钱润光 (241)
长诗《阿诗玛》十五问对答	李锦春 (248)
浅谈彝族撒尼剧《阿诗玛》	金仁祥 (259)
以舞剧形式塑造阿诗玛形象探索	徐 演 (266)
从《阿诗玛》看彝族撒尼妇女服饰的变迁	张海英 (278)
阿诗玛传统服饰的变迁	李艳兰 (289)
阿诗玛：符号与象征	王明贵 王继超 (295)
《阿诗玛》与《甘嫫阿妞》“多形性程式”在两部彝族	
叙事长诗中的呈现	[美国] 马克·本德尔 (304)
中国《阿诗玛》和韩国《春香传》	
比较研究	[韩国] 李廷珍 (319)
《莲花夫人》和《阿诗玛》传说的	
比较研究	[韩国] 金方南 (331)
文化表象的自我塑造与地域振兴	
——从《远野物语》和《桃太郎传说》	
到电影《阿诗玛》	张玉玲 (335)



《阿诗玛》与《指路经》

——文化的创造性传承与

媒体 [日本] 藤川信夫·樊秀丽 (343)

撒尼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语词程式研究 罗 钊 (358)

彝族撒尼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的历史

人类学研究 刘世生 (365)

自然与人文的最佳融合效应

——“阿诗玛文化”现象透视 窦光华 (384)

超越·创新

——文学传播学视阈中的《阿诗玛》 龙 珊 (393)

试论长诗《阿诗玛》的民俗学意义 王向方 (405)

试论“阿诗玛”融入石崖的文化内涵 梁 红 (414)

“阿诗玛文化”的意义和活用 [日本] 櫻井龙彦 (424)

多元文化传播论与阿诗玛

——以影视文化为中心考察《阿诗玛》影片

..... [日本] 刘京宰 (432)

从《阿诗玛》看到的民族集团关系 [日本] 武内刚 (440)

从《阿诗玛》到彝族“Rap”：以彝族为例论中国

媒体中的少数民族 ... [德国] 安雅·森茨 朱 易 (448)

阿诗玛从哪里来 撒尼人 彝族文化和

世界主义 [美国] 司佩姬 (459)

阿诗玛文化是石林旅游发展之魂 赵德光 (468)

让阿诗玛更加靓丽

——从丽江的启示谈二次创业中的

石林文化品牌 木基元 普卫华 (484)



旅游象征消费对云南石林旅游商品

开发的启示 马晓京 (501)

阿诗玛 石林旅游与族群性

——兼谈彝族精英之民族意识 李永祥 (522)

民族村寨生态建设研究

——以石林县于塘子村为例 戴 波 吕汇慧 (545)

撒尼人的斗牛 昂继忠 (559)

论打造石林特色阿诗玛文化产业品牌 徐跃高 (564)

《阿诗玛》社会功能论 毕宏志 (572)

论阿诗玛文化的国际走向 毕 然 (614)

展示阿诗玛美好形象 促进石林开放发展

——关于“阿诗玛”与石林宣传的思考 薛春华 (620)

论《阿诗玛》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价值 黄 兴 (628)

浅析《阿诗玛》文化产品的开发 方跃章 (638)

后 记 赵德光 (645)



记录长诗《阿诗玛》引起的随想

杨 放

一、发现《阿诗玛》

1949年的秋天，笔者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先是在二支队的活动区——圭山区生活了一个多月；当时笔者没有具体工作，准备随张子文同志去纵队政治部。撒尼人聚居的圭山区，对于笔者来说那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地方，那片红土地上，山峦重叠，丛林交错，真是一个有利于打游击战的地区。撒尼妇女的服饰令我感到新奇，因为语言不通使笔者不能和他们交谈，但朴实勤劳的撒尼人对我们是诚恳而热情的。熟悉撒尼人的同志告诉我：他们还保留着青年男女婚前社交自由的风俗，还善于歌舞。但处于战争状态下，我们不便了解这类情况。只能于每天黄昏之后，在村寨场地上看到青年男女们的歌舞，那些歌舞多是从边区纵队学来的，其中也有一两首歌带有鲜明的撒尼风格，据说是他们自己编的新民歌。还有夜间飘扬在村寨里的竹笛声、月琴声，时远时近，颇能引起人的遐思。

我们随部队经常转移，有一次，我们驻扎到一个叫“日直”的寨子，笔者被分到一家姓李的农民家的楼上去住，吃饭则是和另一些同志一块儿吃。撒尼农民的山地一般离村寨很远，所



以他们都是早出工，晚收工。早晨吃一顿饭后，带上些包谷饭就走了，直到太阳快落山才回家。他们吃晚饭的时间，多半在下午七点钟以后，那时他们点不起灯，都是以松明子^①照明。李大爹家是在灶台旁的矮桌上吃饭，灶台上的松明子火光勉强可以照亮一两米的范围，李大爹、李大妈和他们的女儿晚间活动的场所就在饭桌旁边。他们的大儿子已经娶了媳妇另立了门户，二儿子到别的寨子上门去了^②，他们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回来看望父母。

李大爹有五十多岁，年轻时到汉族地方当过长工，所以，汉话说得不错。家里很穷，又缺乏强劳动力，他已经感到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很吃力了。我们的晚饭吃得早，他们吃晚饭时，笔者就坐到他们旁边和他们说说闲话，几天以后，我们彼此都熟悉了，交谈起来也感到不拘束了。

一天下午，李大爹一家没有上山做活，大妈坐在门口做针线活，她悠然地吟唱着歌。笔者坐在离她不远处看书，被她的歌声吸引住了，那歌声朴素优美，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故事？笔者正听得入迷，李大爹从楼上下来，他坐在旁边的草墩上吸烟，笔者轻声地问他，李大妈唱的是什么调子？他侧身静静地听了好一会儿，便用撒尼语和大妈交谈起来，李大妈边笑边和他说话，他们俩好像很有兴趣地谈论了一会儿，李大爹才对我说：她刚才是唱古时候一个姑娘的故事，那姑娘从小就逗人喜欢，她聪明勤快，粗活细活都会做。长大以后被土司家抢去做媳妇，她不愿意，就从土司家逃进深山，再也没回来了。李大爹还说，过去会唱这个故事的人很多，这些年来唱的人少了。他说，本来他也会唱，长久不唱也就忘记了。笔者听了他

① 松明子：含松香的松木片，可燃烧发光明。

② 上门：入赘。



们说的情况，就对李大爹说：“我想记录成汉话，将来印出来让汉族的识字人也知道你们唱的故事。”他说怎么能用汉话记录下来呢？笔者对他说明了记录的方法和记录的目的后，他答应了笔者的要求，不过他要好好回忆回忆之后才能唱得清楚。就在随后的两天里，笔者和李大爹在他家的楼上记录了《阿斯玛》。记下初稿之后，笔者就感到这个记录稿还不完整，还应该继续深入采访发掘，才可能逐渐整理出较为完整的诗篇来。但是笔者没有这样的条件了，只能到此为止，虽然感到遗憾但也只好离开圭山区继续行军。

1950年，笔者将《阿斯玛》（以下均改为《阿诗玛》）整理后给了当时昆明惟一的文艺刊物《诗歌与散文》，发表于当年该刊9月号；同年11月《新华月报》第二卷第一期转载，大概是1951年前后，钟敬文先生编的一本民间诗集里也将此稿转载。也就是1951年的冬季，当时云南省文联的领导陆万美告诉笔者，他在北京开会期间，有人告诉他：杨放整理的撒尼长诗已译成俄文，发表在一个前苏联的刊物上。（笔者一直没机会看到这个刊物）《阿诗玛》整理初稿发表后，受到文艺界的鼓励和重视，是因为诗歌爱好者们喜爱少数民族的民间诗歌，民间文艺家们也希望了解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的诗歌。

笔者是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刚开始搜集记录民间音乐的时候，比较注重音乐方面而不太重视民歌的歌词方面，经过实践才逐渐认识到，应该注意发掘搜集民间音乐的各有关方面的资料，对于民歌来说，歌词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歌的歌词就是民间的诗，在各民族的文艺传统里，诗、歌、舞常常是一个融合体。长篇的史诗、英雄史诗、叙事诗都是以歌唱的方式来演唱，以歌唱的形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各民族的民歌都是歌唱的诗。



二、云南省民族民间文艺工作的发展

上个世纪 50 年代，笔者又先后两次去圭山区，第一次是参加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阿诗玛》材料。省文化局局长告诉笔者：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意见是准备将《阿诗玛》写成歌剧，所以派笔者参加。这个工作组在圭山区的额冲衣、哑巴山（今月湖村）等撒尼村寨进行了几个月的搜集，所得有关各种资料不少。笔者的任务是搜集音乐方面。后来，因有关领导决定先整理出长诗《阿诗玛》，待长诗被肯定之后再考虑写歌剧的事，于是，笔者回云南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

第二次再去圭山区，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阿诗玛》之前，上海电影制片厂作曲家葛炎来滇熟悉撒尼人的民间音乐，为该片创作音乐做准备。笔者曾陪葛先生前往，同行的还有著名诗人孙剑冰和民间文学家陶阳先生。这次的圭山之行，使笔者又一次有机会接近撒尼人民，对他们的人文风情和民间音乐更加深了印象。

长诗《阿诗玛》的出版，引起了国内文艺界的注意，之后被译成英、俄、日等外文版介绍到国外，接着拍成电影《阿诗玛》在全国上演，受到更广泛的欢迎。这对促进云南省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起到了明显而积极的作用。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至 60 年代初，全省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搜集、整理民间诗歌、传说、故事的现象，报纸、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民间诗歌、传说；民间音乐、舞蹈、花灯、滇剧等各艺术门类的发掘、整理也热火朝天。

有的民间歌手记录了传统长诗，如纳西族老歌手和锡典记录了纳西长诗《猎犬》等，傈僳族老歌手李四益唱的古歌被介绍到全国性的刊物发表，楚雄师范教师夏阳先生整理出昭通地



区的《苗族古歌》，大理州李纯先生记录了上千首大理地区的民歌……还有纳西族长诗《游悲》、《玉龙第三国》，彝族长诗《梅葛》等许多长诗的出版发行，使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工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1958年末，省委宣传部组织了7个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人员来自云南大学中文系和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部分学生和部分教师，考虑到民间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密切，每个队配有音乐工作者一个，加上各地、州的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人员，这支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的人数当在百人左右。这样庞大的文学调查队伍，在云南文学界是空前的。从1958年9月起，调查队分别深入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丽江地区进行调查工作。经过了半年多广泛深入的调查、搜集，掌握了大量的新民歌、传统民歌、长诗、传说、故事，并了解了有关文学的历史背景。还撰写了《西双版纳傣族文学史》、《潞西傣族文学史》、《瑞丽傣族文学史》、《纳西族文学史》等著作。这次民间文学调查的成绩是可喜的，其影响也颇为深远，而且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很大。笔者个人虽参与了一段时间，但因时间不长，个人水平又低，仅凭记忆所说，当然不可能说出较为全面的情况，甚至还会说错了什么？个人之言，即使是挂一漏万也只好如此了。

三、随 感

云南各民族的民间诗歌，特别是长诗的宝藏是极其丰富的，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虽然整理出版了许多诗篇，但是，远不能说已经发掘、整理、出版得差不多了，根据一些朋友们提供的情况来看，云南省的民族民间长诗的许多珍品，还有待于有心



人去发现、发掘。事实上有一些边远的山寨，文艺工作人员还不曾去过，谁知道那里蕴藏着什么样的诗歌呢？就以红河南岸彝族聂苏人的《阿哩》（情歌）来说，一共有150多个姊妹篇，至今笔者还没有听说有什么人准备去系统地发掘。如果不采取果断的措施迅速动手去做，等仅有的几位老歌手一旦撒手人怀，那就永远地消失了！类似濒临绝境的民间传统文艺品种，也不是仅有红河南岸聂苏人的《阿哩》。

1953年秋，笔者和云南省花灯剧团的几位同志，还有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的黄林同志等，组成一个下乡深入生活进行采风的小组，在姚安县农村生活了半年多时间。先到彝族村寨马游坪，向一位知名的老歌手郭天元大爹学习，将他演唱的《梅葛》（正腔）^①做了记录，由于篇幅长，记录工作进行了7天才结束。为了让大家增长知识，了解一些彝族诗歌的有关情况，我们全体同志都参与了采访、记录和讨论；原打算把《梅葛》整理出来，但由于当时工作忙，无法安排而暂时搁下来了。1954年审查干部运动结束后，我们在姚安县所搜集记录的汉族花灯音乐、汉族曲子以及彝族民歌和葫芦笙曲等所有的稿子被丢在一间小房子的地上！完全像是满地的废纸，将被清进垃圾箱的样子，笔者被这个景象惊呆了！等笔者清醒过来以后，笔者开始清理稿子。一整天过去了，笔者还没有找到《梅葛》记录稿，姚安彝族《梅葛》的第一次的记录稿不知去向了！我们及时把搜集记录《梅葛》的信息向省文化局和省文联的领导作了汇报。后来，据说一位老先生乘小车去姚安采访了彝族郭天元大爹，就整理出版了《梅葛》。

1958年冬至1960年春，笔者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南糯山傣

① 正腔：姚安县马游坪一带彝族的《梅葛》有正腔、慢腔之分。正腔演唱开天辟地，万物起源之类的内容；慢腔主要用以演唱婚恋内容。又按彝语音译，译为《梅郭》较好，而“葛”就不太合适。

